

承言

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第五期

《承言》 目錄

每月一號出版

霍學研究：許志毅（會長）

唐學研究：陳健恩（副會長）

研究方向：.....	1
霍學研究：《霍師之教化哲學——相應之意義：針對個體之特殊性》.....	2
唐學研究：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儒家的信仰》（續）.....	4

霍學：研究方向

- 霍師之思想，通透靈活、敏銳深刻，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此有賴霍師思想中“化繁為簡”之能力。
- 此“化繁為簡”之能力，落入於教化之上，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根於經驗，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
-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

許志毅 會長

唐學：研究方向

-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才對實踐障礙，有提點的作用。
- 另外，他們把義理，分類列點，成為架構。但從實踐上，如何開始？如何繼續？則難解答。要活化義理，把架構變成動態，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才對實踐步驟，有指引的作用。
- 再者，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人生之事，即生而為人，知有父母，有家庭成員等。再記為知識，才能在生活以外，作純粹思考。所以人生之事，首先並非知識，而是感受：內心的苦與樂、精神的升與降、理想的顯或隱、得失的喜與哀，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這一切，都是生命中的“承擔者”與“承繼者”，在人生之事上，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

陳健恩 副會長

霍學研究：《霍師之教化哲學——相應之意義：針對個體之特殊性》 許志毅

上文以霍師的一個小小教學個案，展示霍師“相應於受教者的生命狀態”的靈活指點方式，使不同的人都可以得到人生向上之機，進而有信心、有動力去學習、鍛煉，乃至深入學問世界。在文章之末，重提霍師能“相應於受教者的生命狀態之教化哲學前提”。此“相應之教化前提”，要言之，就是“施教者要對受教者之心靈所處於之價值層次，以及其心靈對價值世界之向上之情”之深切體認。施教者對受教者之心靈價值層次及其向上之情之體認，並非只是從理論上言，這些都是須要經過實踐、鍛煉、成長之後方能領會得到的，故此施教者“自身必經歷生命之突破，得到生命成長，如是，對生命、心靈與價值世界有深刻體會”，以此等體會作為根據，方能真正地理解受教者之生命狀態。用傳統的語言來說，施教者須是過來人，是求道者、踐道者、悟道者、成道者，方可對道有所體證，方能以道示人，以種種方便指點後來者^①，而且在這些指點中，總是藏有向上之機，就看你是否懂得領會。現在，我們討論一下教化哲學上，“相應”^②之深刻意義。

我們不妨以知識教育的進路來作對比。在知識理性的要求之下，人會重視理論、重視概念之清晰，要求有條理的分析推理，要求結論有普遍性，讓人人都可以透過理性思維掌握。因此在理性之下，必定要求有“標準答案”，要有明確的定義。例如孔子重視“仁”，從理性的立場就要追問“甚麼是仁？”、“仁的定義是甚麼？”、“仁的作用是甚麼？”、“如何證明仁的存在？”等問題，如果只是順著理性的要求去回應這些問題，則只能在概念上、理論上使人的理性得到安頓，但是對於個人的生命成長來說，可以說是兩碼子事，甚至是完全沒有幫助的。我們舉霍師的一個教學案例加以說明。

相應於個體的特殊性

有一次霍師在課堂中講到中國文化的深刻處，要大家好好珍惜、守護。一位學生有些疑惑，就舉手要發問，霍師就著他說出問題。

學生：“霍師，中國文化這麼好，為甚麼這個世界（中國）會有這麼多問題呢？”

（按：這位學生是十分信服霍師的，對中國文化也十分嚮往，只不過當他看到在現實中，這個世界的確有很多問題，所以真誠地向霍師請益，他並非出於一種懷疑、挑戰的態度。）

雖然此學生的態度真誠，但是他的思考方向卻走錯了。霍師之教，是要傳承中國文化之精粹，乃以生命成長為根本的；要得到生命成長的話，我們當學生的一定要有“反求諸己”、“學須反己”之心，要先懂得要求自己的。現在此學生之問，是理性之問、是求理論解釋之問，心就往外跑了，這些都是與生命成長不相干的。或許，這正正就是該學生之習氣、障礙所在之處。從知識的立場，針對這些問題，答者便可能要分析一下世界之情況，說明種種問題是甚麼原因所導致，中國文化可以處理哪些問題，又不可以處理哪些問題，再看看中國文化是否有不合時宜的部分，研究一下是否能與時俱進等等。但是這樣的回應就只能成就

理論、成就知識，說得好是具有普遍性，人人聽了，都會明白了解。如果從生命成長之教的立場來說，只是理性上的回應是不能針對到該學生當下的生命狀況而給予成長的指點，就沒有成長的效果了。“相應”就是不要普遍性，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其個體性、特殊性，是一個獨立、唯一的個體，當下的回應，就是針對這個獨立、唯一的個體而有，對其他人就不一定適合、不一定“相應”。因此，“相應”就是相應於人的個體性、特殊性，那麼便不可以普遍化。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相應”之教化，是施教者了解受教者之生命狀態，針對其當下獨立之特質，創造出“相應”之教學方式及內容。這是跟西方思維之下對人“抽象”地了解的進路是不同的，西方文化每每從概念上了解一個人，這是不能進入生命更深的層次，更遑論針對個別人的生命成長作出具體的指引。霍師在教導學生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我給你的指引，你會感到非常精彩，非常受用，可是這個指引只是對你有用，因為只是針對你來說的。如果對其他人來說，雖然也會覺得很精彩，很有啟發，但是充其量也只能夠作為參考而已，畢竟這個指引並非針對其他人來說的。”

回到上述的教學個案，雖然有關這位學生之背景資料以及當時的情況難以完全掌握，但是上文已經略述該學生思想上的路向，他心底裡，是真誠地希望跟隨霍師學習生命成長之學、並希望能傳承中國文化的精神，可是他的習氣使他提出一個針對現實上所看到的種種問題的疑問，希望在理性上獲得合理的解釋。當時霍師是這樣回應他的：

霍師：“就是因為有你啊！”

這個學生要問的是“為甚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問題”，當中的意思，包含“為何很多人這麼糟糕？”、“為何這些人的行為這麼壞，搞到別人很難受？”、“為甚麼有些人很壞蛋，破壞社會的秩序，令到大家受苦”、“為何這些人不珍惜中國文化”等問題。可是霍師所給的答案乃“就是因為有你啊！”，雖然表面上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實際上是“浩浩蕩蕩翻到底”，如果能得入，定能令你生天生地，看到希望在前，冒起豪情壯志；如果不能得入，便只能有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各位對於霍師如此的回應有何了解呢？

（未完待續）

-
- ① 參考霍師《世紀之思》〈東西文化與悟道方法論之反思〉一文。當中霍師言及悟道經驗之內容，包括成道、成人與成教。
 - ② 參考霍師《絕對與圓融》〈佛學研究的方向〉一文中有關“相應”的意義。霍師在文中談到研究佛學的方向，“首先須對現實的情形有所了解，否則，擬議的方向與現實脫節而不能做到的話，那也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然後用佛教“相應”一詞來比擬“和現實情形結合”之意。今把“相應”之意用於說明教化學生之過程，老師要了解學生的現實狀態，由此深入其內心。

唐學研究：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儒家的信仰》(續)

陳健恩

目錄

1. 行動條件：理論與信仰
2. 儒家信仰之所本：宗
3. 儒家信仰之所向：旨
 - 3.1 儒家信仰之本原：孔子
 - 3.2 儒家信仰之內容：不離實踐
 - 3.3 儒家信仰之擴充：學與思
4. 儒家信仰之實踐
 - 4.1 儒家信仰實踐之開始：德慧
 - 4.2 儒家信仰實踐之成果：心量
 - 4.3 儒家信仰實踐之效用：化解一切衝突

} 本次內容

4. 儒家信仰之實踐

4.1 儒家信仰實踐之開始：德慧

信仰，不單是道德實踐的開始，更加是一切成功事業、家庭及人生的開始。因為，在一切實踐之先，結果都未曾出現。我們，究竟為何會願意行動呢？有理想，這是外在地說，用一幅圖像去展現。內在地說，就是有信念。或者，有內在信仰。亦即是：實踐之先，必有信仰。

那麼，在實踐之先的信仰，是信甚麼？答：是信“一道”。

或者有人問，不是信最終的目標嗎？對，但從實踐上來說，目標太高太遠，能作為理想方向，但不易與當下人生建立具體實踐之道。所以，信仰“一道”，就是為了把現在的自己，接上這個遠大目標的途徑。即是，要通往最終的道，就必先從生活上的“一道”開始，生命才能步步進升。那麼，甚麼才是“一道”？

例如：一個人有志向，便決定要勤力讀書，這就有了勤道。又或者，一個人將來要成就某種人格，便決定節儉用物，這就有了儉道。勤道與儉道，能否保證將來必達其所望，則無人可保證。但是，他們要先信此“一道”，否則，便沒有對道的信任而所產生的動力，或稱願力。所以，要達到當初所嚮往的成功事業、家庭與人生，從實踐來說，一定要從信仰“一道”開始。但是，對信仰的深淺，為何各有差別？原因就在個人的“**德慧**”，當中便要從明白儒家哲學與世間哲學的區別開始。

世間的哲學，儘可從疑入，不從信入。例如，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認為除了我正在懷疑的思想，全世界都值得懷疑。柏拉圖懷疑世界只是影子，真實的世界是存在於天的理形世界。他們無疑都是偉大的哲學家，因

為他們啟發了人類的思想，尤其對一切世間上的偽善者給予批判。近代的存在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反映時弊，更直截了當。但唐先生說，此屬於消極性的貢獻，除此之外，就並沒有其他了。

因為世間的哲學，多講宇宙論、知識論。縱使講道德，都是為了分析那個道德內容，找定義，作分類，而哲學家自己，可不需作任何道德實踐，亦不會要求大家作道德實踐，而當中亦無礙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

儒家哲學，除了以上的哲學內容，它一定要有道德實踐。因為，儒家哲學，本身就是經生活實踐後反省的哲學。輕鬆一點說，就是要先實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討論。否則，你就只以一個哲學家身分，不是以儒家的身分參加。以儒家身分去討論，首先就不是一種懷疑與分析態度，而是一種學習態度，看看前人所述的觀點，能否解釋我內心這種感受？就算是反問，都是為了解決自身困擾，而不以針對句子的邏輯作為主要動機。因此，在討論中，邏輯可接受，比喻也可接受，鼓勵可接受，痛斥亦可接受。所以，討論內容上有更高的彈性，因為一切目標，都互相交流對自身在生活實踐中的疑問，求得到生命成長的啟發性回應。

信仰，作為儒學實踐的起點，首先必信先賢的真實存在，信先賢能真實達到此智慧之境，信人生是有生存價值及值得追求成長自己的。這些信仰，只有在先信之後，才會有願力實踐，反省當中體會，然後讀書，再實踐，再反省，再讀書，然後師友交流互勉，一步一步，不斷的小小開悟，亦通過自己理性上的印證，再回頭看到，先賢的真實性。這就是一個，實踐與學習的內循環，亦是一個自證成長的過程。過程中，信仰在此中不斷加深，人面對不同際遇也有能成長的自信，這就是“**德慧**”。

這個過程中，亦包含一個轉疑成信的過程。世間的哲學是哲學。儒學，本質就是一種實踐而產生的學問，所以是兼哲學、兼道德。道德是實踐之德，哲學是思想之慧，所以儒家之學，就是一種**德慧之學**。

4.2 儒家信仰實踐之成果：心量

儒學，由德慧的滋養，成就**心量**的不斷開拓。

了解心量，可從分辨一般的道德教訓，與儒學之不同說起。

一般的道德教訓，如微信、小紅書、微博、抖音，所常見的中西名言，甚至從傳統經典抽出來的單句，加以解釋，都屬於這類型。

這類道德教訓，沒有統一的目標，可謂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所強調的道德要求。例如：目標是為社會政治得到安寧，可推廣“勤儉則國富強”；

目標是為個人處事之便利，可強調“誠實是最好的政策”；目標是為覺悟某一種德性，可遵從“施人勿望報，受施慎勿忘”。可見世間的事無限，當中的道德教訓與目標，亦可無限。

另外，某些活動，不是選擇何種道德教訓的問題，而是某些道德教訓於此活動中，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例如：政治重公正，經濟重均平，生產重勤敏，社會交際重守信與合作，宗教典禮重虔誠。這是各事情中，有各自強調的道德實踐要求的範圍。例如，在生產中講虔誠，便不太對應。

可見，道德教訓是隨不同活動而有，亦隨各人所重而擇。但是，儒學之所以為儒學，與一般的道德教訓之不同，在於它有另一層次的價值。這是超越一般道德教訓的價值，在一般的道德教訓是不需要的具備的。

儒學在經典之中，縱使也提及各種道德教訓，但最後的究極目標，都要你成為“士、君子、賢、聖”。為甚麼？就是因為這是實踐之學，實踐中可以成事，這方面與一般的道德教訓無異，但更重要的，儒學要成人，所以不同的德目，都是為指引我們成賢成聖，或者用霍老師的話，要我們做一個“成長的人”。因此，“成人”就是儒學實踐的究極目標。一般的道德教訓，就最多只講到這個道德內容的意思，目的也總是對某一種社會活動帶來好處。但是，不同的道德，如何進入同一個人的生命，面向自己，使自己成長。在這個地方，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唐先生比其他學者，在這裡所發生的疑問與解釋，都述說得更多。

正因為儒家導向了一個歸一的究極目標，若果一個人只當儒學是不同道德教訓的集合，那麼他最後或許成為某一方面有修養的人。為何這裡強調“某一方面”呢？因為，當離開了他的活動，他所強調的道德教訓，在另一活動就可能用不著。但儒學目標，就是為了成人，所以能在任何活動，都能自我警醒，隨事而學，就如孔子之好學。這就是道德**心量**開拓的作用。於此，他才知如何平衡不同道德教訓的衝突。道德心量開拓，才會有“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願力。依此心量，他才有能力“自矯自改”。唐先生說，縱使一人應事未當，或不免犯過有罪，但只要他有此心量為根，便會自矯自改，唐先生亦“觀其過而知其仁”，同樣視他為“聖賢之徒”。

因此，唐先生說，若一人沒有此心量，或心量不足，但奉行某一道德教訓，他所表現的道德，只是偶然，不會持久，亦有朝一日不能表現出來。

心量，在儒學之用語，就是仁體、誠、性情、恆感恆寂之神。

於此，儒學有哲學之義，有道德之義，更有宗教之義。（續）